



獨幕話劇

交車

長辛店機車車輛修理工廠集體討論
業餘文工隊編選組
賈魯執筆
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



時間：現在。

地點：鐵路沿線某機車車輛修理工廠的工人住宅區。

人物：曹錫江——修理工廠機車車間，導輪組工長，三十歲。（簡稱江）

曹錫坤——新提拔的機車車間檢查員，錫江弟，二十五歲。（簡稱坤）

老曹——「三四一二」號機車司機長，錫江的父親，五十一歲。（簡稱曹）

王淑貞——錫江妻，二十六歲。（簡稱王）

陳鳳英——機車車間電焊工兼宣傳員，二十歲。（簡稱陳）

小劉——錫江的徒弟，十九歲。（簡稱劉）

佈景：新蓋的工人宿舍。正面有綠紗窗，可以看見一角工地和工廠的外景。偏左是通外面的門。內室的門在舞台左面，右有一門通廚房。室內佈置得樸素，清潔。星期日的上午十時左右。

幕開時：屋中無人。聽遠方傳來工地的工人打夯的歌聲，時斷時續。片刻，陳鳳英愉快地哼着工地工人的打夯歌走進來。

陳：（見屋中無人，停止唱歌，奇怪地）都不在家，真奇怪，到那兒去了？（停了一會，有些急）錫坤！

（王淑貞由廚房走出，她繫着圍裙，一手揉着被煤烟燻的眼睛。）

王：我一聽就是你！

陳：那你可不出來接我。我當是家裏沒人哪！（看見王的樣子，頗感興趣地）嫂子！你幹什麼哪？

王：別提了，我剛搪完那倒霉的爐子！

陳：又搪爐子！上禮拜六大哥不是剛搪過？

王：他呀，幹什麼活都那麼忙忙倒倒的。我早就說，爐膛子全壞了，得都打下來搪，他倒好，就給上頭補了補。

陳：大哥太忙啦！

王：他就是對廠裏的活經心，家裏什麼也指不上他。這不是昨兒晚上在廠子裏忙合了多半夜，今天一清早就又爬起來走啦！

陳：到月底啦，大哥又是忙着交車呀！

王：唉！一到月底，廠子裏就像有帳主子逼門似的，去的早，回來的晚，禮拜六，誰也不在家。

陳：（忍不住）錫坤那去了？

王：（笑了）我就知道你是來找他。（故意地）誰知道，準是找你去了。

陳：找我去了？什麼時候走的？

王：剛走不一會，我看他又洗臉又打扮的，穿上新制服，可神氣呢！

陳：（信以為真）我今天是由工地那條道來的，準是走「差偏（音皮）」了。（欲走）

王：鳳英，你忙什麼？

陳：我得去找他。

王：瞧這急勁的，一會兒也離不開。

陳：你知道什麼呀！我找她是爲了生產上的事。

王：別說得好聽了。兩個人一塊上城裏看電影也是談生產呀！

陳：討厭！

王：真的，鳳英，你跟老二多嚕結婚哪？

陳：那忙什麼？

王：老二可等不了啦，我看這些天，就忙着直操辦，又買皮鞋又作新衣服……

陳：（裝作生氣）我不跟你說了！（欲走）

王：（看陳真要走）鳳英！老二說了，叫你在家等他一會。

（陳不相信看着她。）

王：我剛才說着玩呢？他也進廠去了，

陳：我不信，他進廠幹什麼去？

王：唉！你大哥那班修的活不是歸他檢查嗎？

陳：（猜測地）是爲一〇五廻修的事吧？

王：廠子裏的事我也鬧不清。這哥倆也真是……

陳：吵架了？

王：不是這個凸着，就是那個癢着。（想起就像是心病一樣）說誰也不聽。

陳：我看這是賴大哥。他那一班老出廻修活，還有他不相信我爹學習先進經驗就能修得好車。

王：你也這麼說，怪不得你大哥，對你也不滿意了，說你放着電鍍活不作，瞎給他廣播！

陳：我怎麼是瞎給他廣播，誰讓他出廻修活呢！

王：你就別說了，讓他知道又該不高興了。（停了一下）鳳英，咱們姐妹處了可不是一天半天了，讓我看，你呆會勸勸老二！（這時外面曹錫江在喊：「小劉！」）你大哥回來了！

江：（在門外又叫了一聲）小劉！

劉：（在窗外答應）什麼事，曹師傅？

江：快點吃飯，進廠給陳師傅那班幫幫忙。（進）

劉：好啦！（走過窗子，但又匆匆返回，進屋）曹師傅，一〇五交得出去嗎？檢查員昨天不還說——

江：任務完不成，他負責呀！

劉：（見江有些急，順從地）是呀！過去也不是沒有這麼修過。（一眼看見陳）小陳，幹什麼來了？又找曹檢查員來了！

陳：你管得着嗎？

劉：對對，我管不着。（玩笑地）現在當了車間宣傳員，連人都看不起了，就知道聽檢查員的。（走）

陳：（生氣地）小劉，你胡說什麼？

劉：（已走出門口，回頭）我一點不胡說。剛才我們碰見陳師傅了，看那急勁的，準也出了返工活。我看你給不給廣播，（跑下）

陳：（着急地向門外）小劉，小劉，（見劉已跑遠，靜了一靜）哼！我才不信哪！江：這有什麼可不信的，月底交車催得緊，保得準就不出返工活了。

（坐下，問貞）飯得了嗎？

貞：喲！竟願說話了，餅還沒有烙呢！（走向廚房）
江：（不高興）什麼時候了，飯還沒作得！

貞：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一早上就搪爐子，這時火才上來。

江：好了，好了。我要不是讓廠子裏活趕的，我幫你作飯。

貞：說的好聽，回家來少叨叨兩句好不好？（下）

（江拿出煙，點着抽了兩口，默默不語，陳也一時想不起話說，這時工地打夯的歌聲又起。）

江：（站了起來，走向窗邊）工地幹的多帶勁，幾天不見樓都起來了。

陳：曹大哥！你說技工學校的大樓還得多少日子蓋得？

江：快了吧！就像這麼個幹勁，再有一兩個月的差不離啦！

陳：我真想去學習！

江：別想的那麼多了，現在廠子裏活那麼緊，還能調你去學習？（走過來）我跟你想的不一樣，我一看到樓也起來啦！今天又聽到貨車間還差三輛台車就完成任務了，我心裏就像火似的。我怕我這班落後了，（停了一下）可偏偏有人慢條斯理的，不着急。

陳：是錫坤幹活不積極？

江：積極的過份啦！該管的也管，不該管的也管！

陳：曹大哥！您今天怎麼啦？

江：（看了看陳，不欲說）算啦！

陳：（故意地）我知道，您準是不滿意我那次給您廣播。

江：你真把我當小孩子看了。工作裏有缺點嘛，還怕批評。（正經地）小陳，你進廠也有幾年了，廠子裏的情形你不是不知道。「說」是「說」，「幹」可是「幹」哪！從前每月才出幾台車，可是你看看現在！國家在建設，任務重，咱工人沒有二話說，不管怎麼加油也能把車交出去，可是老二倒好，不是這麼修不成，就是那麼修不合規格，又叫學習什麼先進經驗吧！當了沒有幾天檢查員，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。

陳：說不定錫坤說的對呢！廠長不是說，現在咱們幹活，不但要修的快，也要修的好。

一句話：要求質量第一！

江：可是也得有那個條件不是。

陳：我爹不是跟你幹一樣的導輪活嗎？自打學了先進經驗，修車的質量不是提高了嗎？

江：那是坐牛車走道，質量倒提高了，可把每日計劃拖後啦！

陳：現在不是已經趕上了嗎？

江：趕上了，跟我這班還差着一台車呢！這話還得兩說着，你爹那也就是在月初，現在月底任務一緊，不也抓瞎了。

陳：（不相信）我爹真進廠去了？

江：誰還騙你？剛才我和小劉回來，走到大橋，就看他忙匆匆的進廠去了。

（正這時，曹錫坤氣沖沖地上。）

坤：大哥！我在廠子裏到處找你，敢情你回家來啦！

江：一〇五的活趕完了，不回來幹什麼？

坤：你以爲那樣修就成啦？

江：小陳，你聽聽這一套是不是又來了？（冷冷地）那你看着辦吧！

坤：（頂撞地）我不收！

江：（想不到，一怔，按捺着感情）反正你說了算。（忍不住，站了起來）要按這樣，這個月的任務，就別想完成。

（生氣地走進內室。）

坤：（也氣）完不成任務，是你自己搞的。

陳：（勸解地）你看你，又着急！

坤：這也賴我，我三番兩次的跟他說——

陳：你先坐下憩一會。

（坤勉強地坐下，不語。）

陳：這也值得生這麼大的氣！

坤：我就不明白，他爲什麼這麼幹活？

陳：呆會再說這事好不好？（扭轉話題，但也是剛才最關心的事）你看，咱們的事怎麼辦？

坤：你不是說，又要進技工學校學習，等一年再說嗎？

陳：（知道他誤會了，故作生氣地）誰跟你說這事啦？我是說寫我爹提高修車質量的宣傳材料，我今天來找你，不就是這事嗎？

坤：那還不好辦！

陳：（不愉快地）你說的多好聽，結果還不知道怎麼樣呢！

坤：什麼結果？

陳：四八九是我爹趕上日計劃後，第一台修出的車呀！

坤：我檢查過了，沒問題。

陳：可是還沒有溜車呀！剛才大哥和小劉都說我爹又進廠去了，是不是真出了迴修活了？

坤：怎麼連你也沒信心了？

陳：我那能拿的那麼穩哪！心裏可着急了，走！你跟我進廠去看看。

坤：我不去！

陳：（想不到）不去？

坤：（心裏着急地）鳳英！你沒看見我這兒沒功夫！

陳：一〇五的事你不會回來再說！

坤：不行啊！（感到異常警扭）這可是件大事！

陳：（不痛快）幹什麼也不能那麼急呀！（感到委屈）人家等了你半天，讓你跟我一塊進廠都不成。（生氣）你不去，我去，這也不是爲了我自己的事！

（生氣地跑下。）

坤：（怕陳誤會）鳳英！（見陳已去遠，坐下）真是！（停了片刻，決定還是要找錫江談，站了起來，剛要走向內室，曹錫江已由內室出，坤停住，不語。）

江：（坐下）小陳進廠去了？

坤：嗯。

江：我老早就說，那是磨洋工的事，祇要有功夫，別說學先進經驗，就是在機車上雕花都成。

坤：那也就是你那麼看！

江：這還不是明擺着的事嗎？就拿我這導輪班的先進經驗吧，就是多添一堆麻煩事，「

構架」劃線，「搖枕」劃線，還又拉什麼三角線，裝一台車的時間，我能裝兩台，任務這麼緊，不想法早點把車交出去，老在這上頭打算盤，兜圈子：

坤：在這上頭打算盤，就是要想辦法把車修好。

江：老二，你別以為我不願把車修好，可是一月不能就修一台機車吧！任務多，上頭催的緊，一忙起來，這台等着「落車」，那台等着「點火」，還有功夫——

坤：大哥！什麼事開頭都有困難，再加上在技術上不夠熟練，那就會慢一步，可是也不能竟看着開頭啊！就拿陳師傅來說吧！開頭按新辦法修，日計劃拖後了，可是修了幾台車，不也趕上了，現在陳師傅那班勁頭可大了。

江：我看不透。趕上了，也是牛車跟着馬車跑，不信拉出來賽賽！

坤：再賽，你那班讓廻修活就壓的拉不動了。明擺着的事，倒是先進經驗，是能把車修的又快又好，可惜，你的眼睛就沒往這上頭看，你看見就是你那班的任務，你想的就是不負責任的早點交車。

江：老二，你別閉着眼說話，你說我那點不負責任？任務是國家給的，你能不完成！早交車也是爲了國家好。就說出廻修活吧，我不管多累，也加班加點地趕着修上。

坤：你老出廻修活，就是不負責任，你加班加點，那是浪費人工，違反勞動紀律，沒有什麼值得誇口！

江：昇了檢查員，說話到底是不一樣，也跟我咬文嚼字起來了。浪費人工，違反勞動紀律，帽子倒是不少。你怎麼不想想你自己。（有些氣）我告訴你，我打昨天就要跟你說這事，一〇五廻修了，爲什麼你還不收？

坤：你自己知道爲什麼？

江：你要出輪大修，一個廻修活還得出輪大修，你知道得費多大的事，用吊車把「車頭」的大身吊起來，就那麼簡單哪！又要按你那麼說，從新找軸距，劃線，那得費多少工？又偏偏趕到月底，我這班活這麼忙，我不能按你的辦法重修！

坤：你不重修我就不能驗收。我是按檢修規格辦事的！

江：別又來這一套，規格也得按照實際情況呀！我碰見當檢查員的多了，也沒有像你這樣的。檢查員老崔比你資格老不老？人家怎麼能替工友想辦法 人家說得好，祇有不是大毛病，交得出車就行。

坤：老崔要不是那樣檢查活，還不調去學習呢！

江：調去學習也不能就說他壞。非像你這樣雞蛋裏挑骨頭就好啦！

坤：我怎麼雞蛋裏挑骨頭啦！

江：我問你，過去這樣的活，有沒有這樣廻修的？

坤：這樣修，根本就不是徹底的辦法，這在現廠技術會議上已經提過好多次了，難道你

忘了？

江：你別說了，我不比你知道的少，我也不是說「出輪」大修不好，可是任務緊，這樣修也不能不說是個辦法。過去這樣修過，不是也交出去了，到現在也沒聽說出了什麼事故。

坤：出了事故，就晚了！

江：（站了起來）老二，我先跟你擺清楚，我可不是讓你將就我修的活，這要是我一個人的事，我犯不着跟你說。這是我們整個班的事。眼看到月底了，還有五台車沒交出去，要像你這樣死扣，別說五台，連一台也交不出去，這是任務，你當是鬧着玩的哪！

坤：可是你想過沒有，這是給誰幹的活？

江：（生氣）給誰幹的活？你以為我那麼落後啊！解放四年了，我連給誰幹的活都分不清了？（越說越激動）我這是給自己幹的活！是給工廠幹的活，給國家幹的活。要叫你說，車都停在廠子裏，任務就算完了。你不想想，一台機車在廠子裏多停一天，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！

坤：（也急了）那你也不看看，今天出廠的車，明天就送回來廻修；要不，車出廠沒有幾天停在機務段，廠裏還得派人出去修，在外邊開小工廠。難道這就不給國家造成

損失了？你就看見你們班的任務，你就想着交車，放着先進經驗不學，修車出了毛病，又想湊合，你的思想還沒問題呀！

江：（不服地）對，是我思想上有問題，現在誰讓你是檢查員哪！

（兩人僵持不下。）

（貞由廚房端出兩盤菜來。）

貞：你們哥倆也真是，有什麼話不好說，回家來就吵！（把菜放在桌子上，拿抹布擦了擦桌子，勸解地）老二，把凳子搬過來，吃飯吧！（見坤生着氣不動）你就少說兩句，他的脾氣，你還不知道，等他過了這一陣，就完了。

坤：嫂子，（想說，又覺得說不明白）你不知道！

貞：（轉圓地）先吃飯！

江：（一直在生氣）不就是一〇五出輪大修嗎？我現在就去修。

貞：這是幹什麼，親哥們弟兄吵兩句嘴，也值得這樣！

江：他這是跟我擺檢查員的架子！（正準備走，這時，老曹進來。）

曹：老大，幹什麼去？

江：（想不到老曹回來，停住）我進廠修車去！

曹：（命令地）你先等一會走。

坤：爹，您不是跑車去了嗎？怎麼回來了？

曹：（氣沖沖地）我倒想不回來哪！可得行啊！

貞：怎麼啦、爹？

曹：（氣憤地）車頭壞了！

（江、坤、貞幾乎是同時地：「壞啦？」）

（一時大家無語，老曹激動地走動着。）

曹：老大，老二，你們倆今天都在家，我問問你們：你們廠子裏是學作買賣，還是幹活？

貞：爹！您怎麼啦？

曹：這裏沒有你什麼事！（貞進廚房）（激動地）你們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，運輸任務多忙，就是車頭天天在線上跑，還嫌不夠用，別再說老壞了。好嘛！一台機車，在你們廠大修完還不到十天就出毛病，你們這活是怎麼幹的？

坤：爹，您先別生氣。

曹：我還不生氣哪！車頭就是司機的命！你們知道，我們乘務員天天怎麼保養它，爲了保養機車大夥都出保證，不讓壞一個零件。大夥這麼幹爲了什麼？還不是爲了完成運輸任務，誰知道，你們修理工廠幹活這麼二五眼，不負責任，我倒要問問你們

安的是什麼心？

坤：爹，我剛才就是跟大哥說——

曹：別說了。（停了一下）老二，我先告訴你，你現在昇了檢查員，檢查活可得認真一點。要不然，打我這就不答應，這不又是作買賣，祇要賣出去了就不管換。這是給咱們自己鐵路修的車，車修的不好，耽誤運轉，那也算你們廠完成任務呀！就拿我這趟車拉的是木料，到西北去，西北在建設，早運去一批木料該頂多大的事，好，車沒走幾站，就覺得不對，到豐台一檢查，導輪出了毛病啦！

江：是導輪？

曹：這是你那班修的活吧！

（江不語。）

坤：爹說的對。剛才我們也在談修車質量的事。大哥整天忙着交車，認為先進經驗不如老辦法修的快。一〇五溜車回來，導輪跑偏，我說出輪大修，他不聽我這一套。

曹：（更生氣）是這樣嗎，老大？

江：我是說我那班到月底，要完成任務——

曹：好啊！老大，你現在幹活還是將就啊！我那台三四一二還不就是這個毛病嗎？現在停在斗台了，這也算你們完成任務啊！你這樣幹活，對得起誰？